

ZHI AI JUN YI
HUANG CHUAN GUI

阎 纲 编



文化藝術出版社

治癌军医黄传贵

GUI

治癌军医黄传贵

文化藝術出版社

治癌军医黄传贵

阎 纲 编

人 体 奈 術 出 版 社

治癌军医黄传贵

阎 纲 编

*

文 体 委 扇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 10.375字数 215,000 插页 3

1989年6月北京第1版 198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3,000 册

ISBN 7-5039-0374-0/I·212

定价：3.95 元



黄传贵医生与解放军肿瘤协作组副组长周兰同志在研究病案



黄传贵医生和他的母亲在识别治癌中草药

致读者与患者

——写在《治癌军医黄传贵》出版发行之际

黄传贵

从北京出版界的友人处得知《治癌军医黄传贵》就要与读者见面的消息，我的心里总感到一阵阵的不安。首先，我应该感谢对我的事业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的各级有关部门和各界朋友、同事、合作者；其次，我必须借此机会向渴望早日读到这本集子的广大读者与患者们表示我的歉意。

我认为，作为一名医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能够随时减轻或解除患者的痛苦。而我目前的状况，实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实在是难以与书中所宣传的主人翁形象相符。由于我时常处于一种身不由己的境地，以致使不少的患者或家属也时常是满怀希望而来，扫兴扑空而去。这就是一直萦绕于我心头的不安和苦恼的缘由。

近几个月以来，为了使我的家传医术得到更大的提高和发展，在军内外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我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筹建“云南省军区中医门诊部”和“云南省军区中草药肿瘤研究所”；还要准备接受国家有关部门三月份在北京组织的各界专家们对我的“家传黄氏医圈”的鉴证，答辩，以及加快“黄氏抗癌粉”系列科研项目的进程等工作。我的大多时间对外门诊的计划没有兑现，就连报上登载的我“每月1日—10日在北

京，13日—30日在昆明开诊”的时间（见1987年4月22日《中国文化报》）也无法保证。

我在昆明时，每天前往小虹桥干休所排队就诊的患者不下百余人；一到北京，每天的候诊或预约的患者人数多达数百人。这样一来，我即使以平均每10—15分钟看完一个病人的速度，每天24小时都工作，也无法完成任务。这些患者中的大多数都是千里迢迢慕名而来，而且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有的是天天排队，一等就是几天；有的则干脆到我家中或住处死等不走，一见面就是声泪俱下地诉说。面对这些同胞，面对这种情景，我能不理吗？

再说，每天从全国各地发往昆明小虹桥第一干休所的信件、电报和要求寄药的汇款单等，少则二百来件，多则五百多件。每天仅处理信件、电报和取款寄药，就需要一个十多人的专门小组才能完成。尤其难办的是，我经常发现各地发来的函电中没有详细地址或姓名，或发报人汇款人与患者的单位姓名对不上号。如哈尔滨某地一肺癌患者的几个儿子，老大按报上的地址给我发来一份报告其父病历的长电，老二寄来要“抗癌粉”的汇款，老三则来电催问为啥既不寄药也不退款。我们无法确认他们是否为同一患者，直到人家“联名告状”才真相大白。还有各地寄往北京方面的若干信件，也需要我去处理。

许多患者往返跑了数次，花费了不少开支，但一直未能找到我就诊。每当我收到他们那一封封在情在理的责问信时，感到十分难过，却只能在心里向他们默默地道歉。我曾经说过，我家的祖传医术一直服务于深山贫民百姓，并以济世救人为本。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愿意把所有的家传医术都无私

地奉献于国，服务于民。然而，作为一个军人，我又必须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还必须执行军务，参加必要的科研学术活动。我的时间安排是无规律的，通常是早上还在昆明，可能下午又在成都或第二天就去北京了。总之，一个人的正常工作和生活习惯于我早已不复存在。

尽管如此，凡是找到我看病的患者，我都没有任何理由嫌弃他们，而是尽可能地使他们得到一些宽慰。我常常想：在我八十多岁的老母面前，我不算一个孝敬的儿子；在年轻的妻子面前，我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在幼小的子女面前，也够不上一个合格的父亲。可是，在千千万万的患者面前，我却应该而且必须是一个真正合格的医生。

我所希望的是，当人们看完《治癌军医黄传贵》这本集子后，能够客观地认识我——黄传贵不是神，而是一个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所能够做到的，只不过是在我的生命的时空范围内去履行一个医生应尽的职责。我只抱怨自己个人的力量那么有限，难得如愿以偿。假如，有朝一日，我能从目前这种身不由己的状况中解脱出来，把家传医术更科学、更系统地与现代医学的先进手段相结合，更有效地为同胞们服务，那么，我死也瞑目。

1988年2月1日于昆明

目 次

致读者与患者	黄传贵 (1)
序	阎 纲 (1)
“黄家医圈”理论提纲(节选)	黄传贵 (5)
浅谈民间医药学在我国医学中的地位及其 发展	黄传贵 (33)
“黄氏抗癌粉”的由来	黄传贵 (38)
我治癌的对症组方之一	黄传贵 (42)
癌症患者的心理治疗	黄传贵 (53)
关于再次建议设立中医肿瘤研治机构的请示 报告	黄传贵 (63)
“黄氏抗癌粉”治疗 104 例中晚期肺癌的随访 分析	黄传贵 施廷荣 龙沛然 (66)
黄传贵传奇(报告文学)	杨大镇 (74)
希望的眼睛(报告文学)	杨大镇 (127)
忧济在元元(报告文学)	李 炬 (135)
——治癌军医黄传贵的故事	
我所认识的黄传贵医生(散文)	施廷荣 (234)
明亮的星(散文)	吴宗蕙 (243)

为了救人(散文) 阎 纲 (263)

黄传贵医术闻名全国 工作条件亟待改善

..... 《云南日报》记者 周鉴芳 (263)

关于学习黄传贵事迹的通知 中共巧家县委宣传部等 (266)

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振兴昭通 江新泽 (268)

从信访中看“黄氏抗癌粉”的疗效和前途

..... 云南省军区中医门诊部信访室 刘锁林 (270)

患者来信选登 高思永等 (278)

黄传贵，走向社会的心中 爱 伦 (310)

——报刊、电台的反应

来自治癌军医黄传贵家乡的报道 向吉星 (312)

后记 编 者 (323)

序

目 纲

你也许是癌症患者，也许是患者的家属，也许是一个健康人，也许是传奇文学的爱好者。

你也许是关心祖国医学如何攻克国际顽症，颇有民族自豪感的有心人。

你也许想在生活实际中寻找邓小平同志所期待的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

这里，我很有把握地告诉诸位，你们将如愿以偿，你们将激动不已。

当黄传贵双膝跪倒接受 15 个祖传秘方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从今以后多少癌症患者将延长可贵的生命。

黄传贵是草医世家的第八代传人，幼年随父行医。

黄传贵熟背了祖传的 3738 个单验方和 437 个单味药。

黄传贵只要摸摸脉，“请伸出舌头”，看看指甲，翻翻眼皮，再看看嘴唇，即可道出患者已经知道的和根本不知道的病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是正确的。

我是无数次现场的目击者。

秘方中原来有治癌的！

黄传贵如虎添翼，他奉献人民、造福人类的愿望一步步接近了。

他用在第四军医大学学得的现代医学科学知识，进行动物试验，再结合临床实践，研究成八组“包块粉”。

临床观察，“包块粉”疗效大验。而且可以减轻放射疗法和化学疗法的副作用。

黄传贵遐迩闻名，患者云集。他们来自全国各地。

去年五月，在全军医学科学技术大会上，他交流了《“黄氏抗癌粉”治疗 104 例中、晚期肺癌的随访分析》的报告，引起在场专家们的极大兴趣。

报告中说：“黄氏抗癌粉”对控制病情发展，改善全身情况，延长生存期的效果是可以肯定的；尤其对不能手术、失去手术机会或经手术后再次复发，不宜再次手术的中、晚期肺癌，实为一种理想的治疗措施之一。癌后期，常由于压迫、感染、出血和侵犯产生顽固性的症状，造成患者极大的痛苦。服用此药后，一般在24小时内自觉症状即可缓解；3—7天后饮食明显增加；15—30天后病情均有所控制；2—3月后，瘤体大多有所缩小，部分患者血浆中免疫球蛋白含量升高，外周血中免疫 T、B 淋巴细胞的数量均较治疗前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包块粉”从此正式改名为“黄氏抗癌粉”。

“黄氏抗癌粉”是癌症的魁星，癌症患者幸福的象征。

“黄氏抗癌粉”必将蜚声海内外。

前年年底，经吴宗蕙推荐，我读了她的北大老同学李炬的报告文学《忧济在元元——治癌军医黄传贵的故事》，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之所以对黄传贵感兴趣，不仅仅因为我是肉瘤患者，他的医术高明；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医德高尚。

我和李中岳约好在李炬家同黄传贵见面。那天晚上我们

谈到深夜。

黄传贵身材适中，结结实实，两眼炯炯有神，有口才，雄辩，博学，理性色彩浓厚，常常把医学、心理学、社会学融为一体。他讲话逻辑严密，滔滔不绝如数家珍，时时伴以爽朗的笑声。然而十分谦逊。

我们当时议定，李炬的报告文学还可以请黄医生进一步核实、加工和充实，然后交由《中国文化报》连载——开千年石室金匮，扬祖国医学文化。

《忧济在元元》去年3月22日起在《中国文化报》连载，从此，他身不由己，每月奔走于昆明、北京之间，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一条铁打的汉子明显地消瘦下来。

从此以后，我们交了朋友。近半年来，我们住在一起，连同他的亲密同伴施廷荣。三人一块阅读患者来信，一块儿包药，经常“吹牛”到沉沉黑夜，有时听见上早班者的脚步声。吹牛么，无所不谈，诸工百技，世道人心，天长日久，得以见其奇殊的智慧和善良的灵魂，也见其博大的胸襟、铜铁般的意志和旷达的性格。

我没有看见他吃过一顿痛快饭，睡过一次痛快觉。他大肚能容，以苦为乐，总觉得自己在大世界里畅游，人不堪其忧，传贵不改其乐——贤哉，贵也！

我以为黄传贵有“三绝”：一、有家传医术的秘诀，有独特诊断的技术，很快能作出较准确的诊断；二、取百家之长，融中、草、西医为一体，临床效果显著。他把治癌作为突破口，但不只是治癌；三、富有高度人道主义精神，视患者为亲人，医德高尚，在他身上可以看见“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白求恩大夫的影子。

为了满足各种读者的需要，这本书从各方面，以多种形式介绍了黄传贵医生。书中收有学术论文、随访报告、报告文学、抒情散文、患者来信、报纸消息等。

最使我感动和感激的，是黄医生专为患者补写了《我治癌的对症组方之一》。文中抛出大量秘方以备癌症患者解除痛苦急用。这是义举，却使朋友们感到不安。“泄密！”“当心骗子！”黄传贵却坦然以对，“只要能解除千里之外患者的病痛，谁拿去用都行；我所有的秘方迟早要向人类公开。”

这篇论文临床价值很高，癌患者必备。

还有一篇黄医生为患者写的论文即《癌症患者的心理治疗》，也很宝贵。

总之，这本书具有学术性、临床性、权威性、知识性。由于收入两篇长篇报告文学和一组散文，使本书带上传奇色彩（真实！）而富有可读性——饶有兴趣。

这部书还要继续编下去！

审阅完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字，黄医生告诉说，癌症患者太多、太痛苦了，还得想想办法。他说，我计划将来建成七个中心——诊断中心、治疗中心、研究中心、制药厂、培训中心、旅游中心、服务中心。“只要公众支持，为公众的事一定能办成。”

一切为了救人，救那些在痛苦中求生的千千万万患“不治之症”的中国的、外国的父母，祖父母，丈夫，妻子，恋人以及蕴聚着无限智能、富有无限创造力的男人和女人！

他却说：“患者是医生的老师，小儿的哭声也是医生的向导。”

1987年12月26日北京白石桥

“黄家医圈”理论提纲(节选)

黄 传 贵

前 言

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医药宝库中，蕴藏着许许多多的奇珍异宝，需要人们去认识、去发掘。我国的民间中医，与传统中医和现代中医一样，都是这个宝库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黄氏家传医术，正是中国浩瀚的民间中草医药沧海之一粟。在我家祖上，这门医术被称之为“黄家医圈”（在民间又俗称“圈圈医学”）。我作为这门家传医术的第八代继承人，愿将自己在继承它的过程中所掌握到的理论和实践知识介绍出来，就教于各位专家同行，并希望这门医术得到提高和发展，为弘扬祖国的医学文化而尽微薄之力。

“医圈”是黄氏祖先在与疾病的长期斗争中，不断总结自己和民间防病治病的经验，逐步积累形成的一套比较独特的宏观家传医学理论（即“和存”、“相称”、“离杀”等基本理论）。遗憾的是这一理论在黄氏家族中虽代代相传，却只是口传心授、一脉单承，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的记载。我家近几代祖辈都是不识字的民间医生，他们身居深山，活动范围只限于云、贵、川的部分地区，加上技术上的保守和社会条件的限制，不可能从古医书中去吸取传统中医的理论。黄氏祖先们是在漫

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医圈”的理论和实践，并以其极为落后的方式艰难地把它传到了今天的第八代。

基于上述原因，“黄家医圈”不论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难免有它的局限性；但是，就它在民间医学科学上的价值以至临床实用价值来说，却是迄今为止的任何其它理论所不能替代的。“医圈”过去济世于深山贫民百姓，在现代医学科学十分发达的今天，运用它指导防病治病，也仍然深受广大患者的欢迎和信任。

当然，我虽身为黄家医圈的第八代继承人，要把“医圈”的理论作全面系统的介绍，也绝非轻而易举之事。其一，因为我十三岁时父亲就离开了人世，幼年时所学的东西，大都是先从父亲那里囫囵地死记硬背下来，再潜心领会，慢慢实践。父亲虽不识字，他的口授讲解却是极为生动而令人难忘的。所幸的是，我的母亲在当地也是一位医家高手，特别是在家传中医妇、儿圈方面更有独到之处。父亲去世后，我对“医圈”内容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母亲的悉心指点来完成的。尽管如此，由于我的年幼，有好多东西都可能被我遗忘或被忽视而未继承下来，父亲去世时也肯定带走了不少宝贵的东西。其次，在我以后的二十多年时间中，几乎随时被患者包围着，“医圈”又因“其名不见经传”而未受到各方面的重视，我也就根本没有任何时间和条件来对“医圈”的理论进行系统的整理。三个月前，当我接到上级有关部门将组织专家们在北京举行“黄家医圈听证会”的通知时，感到很兴奋也很为难，因为报纸宣传后，潮涌般的患者慕名而来，使我更无法拥有自己的时间来进行必要的准备。但是，为了振兴祖国医学，为了使“医圈”这门独特的民间家传医术有真正奉献于国、服务于民的机会，我便毅然

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黄家医圈”的基本概念

一、基本概念

“黄家医圈”(以下简称“医圈”),并不是什么名人行家的经典专著,而是黄氏祖先在与疾病的长期斗争中,不断地总结自己和民间防病治病的经验教训后逐步积累、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套比较独特的宏观家传医学理论(即生命过程中的“和存”与“离杀”,“助和存”与“反离杀”及“相称”的理论)。“医圈”的内容共分三个组成部分,即:内外合一的整体观念、五诊合参论治和分圈施治的原则。

“医圈”指出:“内外合一,命为整体;和存有缘,离杀有因。”它把个体生命的自存及其与宇宙相存、依存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称关系和自杀、相杀、桥杀的关系叫命三关,视命三关为一个矛盾的统一体,称为“内外合一”,并按照一定的规律划分为内外八圈。论治中的“五诊合参论治”和医治中的“分圈施治”的原则都是以“内外合一”的理论作为基础的。“医圈”要求医生必须认识命与内、外八圈的关系,知道各圈自存、依存、相存的关系,或自杀、相杀、桥杀的关系;各圈内部的不断变化与反应,就是生命在圈内的和存、相称、离杀现象,“医圈”正是从这些变化的现象中去寻找生命的实质和规律,从而更好地防治疾病,排除离杀生命的有关因素,保障生命的正常和存。个体生命的外部因素组成的圈称为外圈。外圈的范围是从生命体表面到无限的空间。其内涵是指生命在存亡过程中的三个方面:一是生命受外八圈直接或间接的和存、相称

与离杀；二是指生命对外八圈的依附性即适应力、应激力和利用力；三是讲外八圈中各圈的关系及和存、相称与离杀的关系。个体生命的内部因素组成的圈称内圈，它的范围是从个体生命的表面到生命的中心。其内涵主要是个体生命生存过程中和存、相称、离杀在内外因素下的变化关系：一是指生命自身对内八圈的调节力、反应力、修复力；二是指内八圈对生命的依附性；三是讲内八圈之间在和存、相称和离杀条件下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命与内、外八圈的关系，是生命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必然联系和生命过程中的和存、相称和离杀的关系，故“医圈”指出：“命制于内、外八圈，生在圈内，死在圈外。”“医圈”以内外八圈的和存、相称、离杀关系把人体生命的健康、保健和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看成是与天地间万物相联系的统一体。如“命与人时圈”认为：

物质、精神和性的关系构成了生命的三要素。物质为阴，生于天地；精神为阳，源于五谷；阴阳为命，命在其中。命是物质、精神和性的总和。

性为生命先天之源；物质为生命的后天之本；精神是生命的长消之魂。物质是人类生存的基础；精神是人类存在的反映；性是人类延续的根本。

物质使性发育成熟；精神使性进化理智；性使生命产生并延续。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实为人类生命的三要素并不断地运转和发展，构成社会三角的稳固性。因此其中任何一要素缺陷或障碍都必然干扰生命的正常运转和造成社会的动乱而使四病蔓延。故“医圈”认为：“精通三者能治国，了解其一能治病，全然盲医便杀人。”

上述观点，强烈地展示出了“黄家医圈”的“内外合一”在